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鑄

詩

十

後

詒

四

婦

一

養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宋劉克莊

故事經筵徹章宸翰賜講讀官詩率取前人絕句淳祐丙午講禮記畢賜宴祕書省御製七言唐律一首云鼇極開先已降衷上天下澤禮居中三才義禮維持力萬世綱常建立功孔聖法言多纂輯漢儒師學共脩崇經帷講徹資羣彥克已工夫在廣充詩旣雄渾而奎文絢爛行草迺麗各爲一體侍讀少師鄭公以下拜賜者十有四人克莊與焉徹章賜御製詩自今上始

施眾濺濺鱸鮓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孳孳庶士有揭鄭氏曰庶姜謂姪娣董氏曰庶士謂媵臣毛氏曰孳孳盛飾余始悟屈原九章云魚鱗鱗兮媵余之意本此

詩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也韋元成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也曹公短歌行末云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孔融楊脩俱斃其手操之高深安在身爲漢相而時人日以漢賊乃以周公自擬謬矣魏文帝善哉行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當操無恙植以才倉舒以慧幾至奪嫡謂之多憂可也及受漢禪可與天下同樂矣帝旣猜阻鮮歡而諸王就封者皆爲典籤侵迫多見削奪其末命乃託國於狼顧之仲達是帝之憂至死未已何時而可樂乎

曹植以蓋代之才他人猶愛之況於父乎使其少加智巧奪嫡猶反手耳植素無此念深自歛退雖丁儀等坐誅詞不連

植黃初之世屢有貶削方且作詩責躬上表求自試兄不見
察而不敢廢恭順之義卒以此自全可謂仁且智矣文中子
曰至哉思王以天下讓真篤論也

贈白馬王彪云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
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末云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
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於時諸王凜凜不自保子建此詩憂
傷慨慷有不可勝言之悲詩中所謂蒼蠅閒白黑讒巧令親
疏蓋爲灌均輩發終無一毫怨兄之意處人倫之變者當以
爲法彰以驍勇斃植以文義全蓋丕所忌非文人也使倉舒
在郤未必可存倉舒天操謂丕輩曰我之不幸汝輩之幸也

此語失父道矣豈所以愛倉舒哉陸機弔魏武帝云曩以天下自負今以愛子託人其言甚可悲也

嵇康幽憤詩云性不忤物頗致怨憎按康傲鍾會不與語與山濤書自言薄周孔而非湯武其所忤也大矣子元子上見書自無可全之理況加以士季乎雖欲采薇散髮頤性養壽豈可得也

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

五言見於書詩如萬事叢脞哉胡爲乎泥中之類非始於蘇李也武別陵云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又云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陵雖萬無還理武尙欲拔之以歸漢忠厚之至

也

康樂稱太傅爲宗衮子建稱家王皆自我作古

嵇康以非湯武三字殺身如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之句
謂之反形已具可也康樂安得全乎康樂若以改物爲恥竊
負而逃可也爲淵明亦可也既仕宋乃欲爲子房魯連於誼
未有所安悲夫

阮嗣宗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
歸蓋歎時人之安於卑近而自傷其才大志廣無所稅駕非
謂士之抗志甘爲燕雀而已嵇阮齊名然勸進表叔夜決不
肯作

文章正宗初萌芽西山先生以詩歌一門屬余編類且約以

世教民彝爲主如仙釋閨情宮怨之類皆勿取余取漢武帝
秋風詞西山曰文中子亦以此詞爲悔心之萌豈其然乎意
不欲收其嚴如此然所謂攜佳人兮不能忘之語蓋指公卿
羣臣之扈從者似非爲後宮設凡余所取而西山去之者大
半又增入陶詩甚多如三謝之類多不入
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工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
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陶公如天地閒之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
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潘岳云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若能卻顧長慮者然身游
金谷以賈謚石崇爲託歲寒之地悲夫

謝康樂有擬鄴中詩八首江文通有擬雜體三十首名曰擬古往往奪眞亦猶退之瑟操眞可以絃廟瑟子厚天對眞可以答天問今人號爲摹擬某作求其近似者少矣

贈盧諶詩前歷敘霸王之佐下云中夜撫枕歎思與數子游又云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昔蒯通讀樂毅之書而泣余於越石此詩亦然

前作有甚拙者劉越石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兩句一事也阮嗣宗云多言烏所告繁詞將訴誰兩句一意也然不以瑕掩瑜

宋少帝前谿曲云黃葛生爛熳誰能斷葛藤能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其才思乃在陳後主隋煬帝之上

魏文帝有見輓船士新婚別妻詩一首庶幾熠熠宵行蠨蛸
在戶之遺意呂東萊馬嵬詩云錦韞千年恨皇輿萬里程寧
知輓船士亦有別離情輓船事與馬嵬不相涉而善用之如
此

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木蘭詩唐人所作也樂府惟此
二篇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詞多質俚然有古意

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
雖賴此書略見一二然賞好不出月露氣骨不脫脂粉雅人
莊士見之廢卷昔坡公笑蕭統之陋以陵觀之愈陋於統如
沈休文六憶之類其褻慢有甚於香奩花間者然則自國風
楚詞而後故當繼以選詩不易之論也

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拾遺首倡高雅
冲澹之音一掃六朝之纖弱趨於黃初建安矣太白韋柳繼
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笑丹經崑崙有瑤樹
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孤清閒臥觀物化悠悠
念羣生青春始萌達朱火已滿盈徂落方自此感歎何時平
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
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
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壽空與麋鹿羣如臨歧泣世道天
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
正西山傷遺老東陵有故侯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
眼空四海神游八極之興

杜審言夜宴云酒中堪累月身外卽浮雲登襄陽城云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妾薄命云嘯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杜氏句法有自來矣

杜五言感時傷事如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如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如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其用事琢對如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如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八句之中著此一聯安得不獨步千古若全集千四百篇無此等句語爲骨氣篇篇都做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道了則似近人詩矣

古人感知己之遇欒布奏事彭越頭下臧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賓客方翕翕熱時則趨附恐後

及時異事改則振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
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位
置武於八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
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
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唐人善形容人情物態杜公云已經十日竄荆棘困厄極矣
然腰下寶玦青珊瑚終不解去何也義山云不收金彈拋林
外卻憶銀牀在井頭亦曲盡貴公子之態態若貫休輩自拳
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卻從蒼頭奴玉鞭打一百之句拙俚甚
矣

太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艸戰國多

荆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
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此今古詩
人斷案也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
待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吾當
乘雲螭吸景駐光采西上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
虛步躡太清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
冠纓此六十八首與陳拾遺感遇之作筆力相上下唐諸人
皆在下風

古人服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
上頭之句至金陵遂爲鳳皇臺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
棊也若他人必次顥韻或於詩版之二旁別著語矣

玉川子貧甚僧送米令割俸其家必無蓋藏一婢赤腳必無
姝麗所訟惡少騎屋下瞰未必盡然旣爲捕笞惡少不必爲
德反謂處置未是他人處此必怒退之乃巽詞謝之爲具招
之玉川赴其約又先致雙鯉亦不之卻舊史稱退之性崛強
以玉川事觀之乃一委曲人也然其與憲宗爭佛骨與御史
中丞李紳爭臺參與王庭湊爭牛元翼與河南尹鄭相爭賣
餅軍人則毅然不可奪崛強於大節而委曲於羣辟此其所
以爲退之歟

李翱張籍皇甫湜皆韓門弟子翱妻又會女也故退之皆名
呼之如云李翱觀江濤又云籍湜輩然翱祭退之文乃稱爲
兄師弟子姑勿論兄妻之諸父可乎籍詩云而後之學者或

後世詩家集卷一
號爲韓張有抗衡之意湜作墓碑云公疾論湜曰死能令我
躬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屬退之乃賴湜而傳耶近世推
黃配蘇亦類此

退之性喜玩侮如呂醫山人之類固可侮楊之采侯喜諸生
也乃況之采以柏馬又借釣魚嘲喜云舉竿引線忽有得一
寸才分鱗與鬚盧仝張籍之齒長矣于盧則云先生抱才終
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形容其迂闊不少貸於籍則云君乃
崑崙渠籍乃嶺頭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峒贈崔立之云
朝爲百賦猶鬱怒莫作千詩轉道緊若服其敏者下句卻云
豪才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則多而不精可以概見
其於詩人中惟東野文人中惟子厚稍加敬焉

唐僧見於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免嘲侮高閑草書頗得
貶抑如惠如靈如文暢如澄觀直以爲戲笑之具而已靈尤
跌蕩至於醉花月而羅嬋娟此豈佳僧乎韓公方且欲冠其
顛始聞澄觀能詩欲加冠巾及觀來謁見其已老則又潛然
惜其無及所謂善謔而不爲虐者耶

柳子厚才高他文惟韓可對壘古律詩精妙韓不及也當舉
世爲元和體韓猶未免諧俗而子厚獨能爲一家之言豈非
豪傑之士乎昔何文纘嘗語李漢老云始柳子厚詩人生豈
可不學他做數百首漢老退而歎曰得一二首似之足矣文
纘後從北狩病中詩云歷歷追前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曾有
死遺恨滿乾坤雖意極忠憤而語不刻急亦學柳之驗

行誼言言卷之二
呂溫坐佐文黨黜守道衡二州卒於衡柳子厚誅之曰邊理
於道民服休嘉賦無吏迫威不刑加又言二州之人哭者逾
月坡公謂溫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觀其集送江華毛令絕句
云布帛精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臨別無他囑雖
是蒲鞭也莫施太守送縣令之言如此則子厚所書非溢美
矣今世士大夫笑溫者比肩及爲二千石屬縣能督賦者蒙
殊獎負者殿者受嚴譴有能爲溫此言未見其人也

呂溫詩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義士最先來荆公云江東
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皆可以倡東南勇敢之氣

王建新嫁娘詩云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
遣小姑嘗張文潛寄衣曲云別來不見身長短試比小郎衣

更長二詩當以建爲勝文潛詩與晉人參軍新婦之語俱有病

劉長卿七言云欲埽柴門迎遠客青苔紅葉滿貧家魏野林逋不能及也

洛神賦子建寓言也好事者乃造甄后事以實之使果有之當見誅於黃初之朝矣唐彥謙云驚鴻瞥過游龍去虛惱陳王一事無似爲子建分疏者

唐人敘述奇遇如后土夫人事託之韋郎無雙事託之仙客鶯鶯事雖元稹自敘猶借張生爲名惟沈下賢秦夢記牛僧孺周秦行記李羣玉黃陵廟詩皆攬歸其身名檢埽地矣古樂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

長回頭語小姑莫嫁似兄夫庶幾哀而不怨矣

雍陶送春詩云今日已從愁裏去明年莫更其愁來稼軒詞云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和愁將去雖用前語而反勝之

唐失河湟未久司空圖詩云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燕山自石晉棄割至本朝宣和歷年多矣議者猶以燕人思漢藉口卒召狄難

劉言史贈成鍊師云大羅過卻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此女道士豈魚元機之流歟唐人多不矜細行李羣玉有龍門寺佳人阿最歌云何須同泰寺然後始爲奴其放浪如此夫陶寫性情如閒情賦可也過則爲羣玉矣

唐人多傳盧仝因留宿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
奄人於腦後加釘焉以爲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爲之仝處
士與人無怨何爲有此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
膾炙人口意者羣奄因此害之太平廣記載孝廉許生遇四
丈夫與白衣叟會飲於甘棠館西噴玉泉四人謂叟曰玉川
來何遲叟舉壁閒所見詩座中聞之皆掩面欲慟已而叟與
四人者各賦一篇蓋王涯賈餗舒元興李訓與仝之鬼也按
甘露之謀涯餗不與元興訓雖疏狂敗事其志與陳蕃竇武
宋申錫何異得罪於羣奄則有之於社稷無負也身與其宗
旣殖醢於寺人之手終唐之世名與叛逆同科僅嘗收葬羣
奄又使人發之投骨渭水子孫或逃依劉從諫苟活旦暮甚

可憐矣及澤潞平被害無噍類詔書猶謂之逆賊之後此何
理也李文饒實當國政刑如此豈畏奄人耶抑有宿憾於涯
輩耶至昭宗危亂中始有雪涯等之詔噴玉泉詩云李固有
寃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又云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
疏雪王章皆有可傳誦白衣叟所舉壁間詩云六合茫茫皆
漢土此身無處哭田橫妙甚此必是涯元輿門生故吏所作
杜牧之聞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死詩云將軍獨乘鐵驄
馬榆谿戰中金僕姑死綬卻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青
史文章無點筆朱門歌舞笑捐軀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
王丈二及皇祐中儂賊犯康州合郡潰去惟守臣趙師旦死
之妻方產子棄之草間亂後訪之尙呱呱然諸公哀詞惟元

厚之云轉戰譙門日欲晡空拳猶自把戈鈇身垂虎口方安
坐命在鴻毛更疾呼柱下臬卿存斷節袴中杵臼得遺孤空
餘三尺英雄氣不媿山西士大夫欲與牧詩並驅

樊川集中有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
宮又云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李名中敏嘗論鄭注免歸
又忤仇軍容棄官二聯可謂善用事

劉夢得五言如蜀先主廟云天下英雄氣千秋尙凜然勢分
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
歌舞魏宮前八陣圖云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
出沙平鶴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曾有知兵者臨流
指是非中秋云星辰讓光采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閒世脩然

後言言集卷一
二
作玉京七言如洛中寺北樓云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
龍虎騰中國書流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
目恨不同時便服膺惟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山僧西
塞山懷古云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鏃
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
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哭呂溫公云遺草一
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金陵懷古云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皆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也
絕句尤工

夢得貞元閒已爲郎官御史牛相方在場屋投贄文卷夢得
飛筆塗竄牛旣貴未能忘有曾把文章謁後塵之句夢得答

云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埽門人且飭諸子以己爲戒
然和令狐相云鮮有一身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則依然
故態此詩幸次楚韻若施之於綯豈止撥免葵燕麥之怒耶
同時八司馬皆高才一斥不復或咎時宰無樂育意惟新史
謂貪帝病昏抑太子之名深當其罪後裴度爲夢得免播州
之行憲宗怒尙未解非但諸公之忌才也

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
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閒婉答樂天云莫道桑榆晚餘霞尙
滿天亦足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
泉眼火種開山脊夜渡千仞谿含沙不能射蠻語鉤輅音蠻

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悅若驚麕
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此劉夢得莫徭蠻子詩也世傳
坡詩始學夢得觀此二詩信然

元稹詠估客云爾又生兩子錢刀何歲平薛郁和蕃詩云君
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患更多往歲黑風峒賊首詐降朝
家以通直郎鎮南僉幕招之不出使其弟來吉州謁帥以角
妓奉之豐宅之戲云遺下賊種奈何

唐彥謙寒食五言云微微潑火雨草草蹋青人本朝王元之
詩亦用潑火雨

牧之譽阿宜義山譽衮師後二兒皆無聞退之不譽子姪直
言阿買不識字

李義山答令狐補闕云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於升沈得喪之際婉而成章簡齋南渡初被召東同時召客云共談太極非無異能繫蒼生本不同則氣象益開闊矣

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眾鳥已歸樹旅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然可愛今人動爲千百首而無可傳者

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爲不用矣卒以驕恣陵忽僨軍殺身其才安在妄庸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揚州在唐時最繁盛故張祐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蜀都在本

朝最繁盛故放翁云不死揚州死劍南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爲體牧於唐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去許多傑作則渾書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韋蘇州話舊云昔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爲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檣蒲局莫竊鄰家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蓋韋公身在三衛目擊其類如此非自謂也王建羽林行亦云長安惡少出名字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

散入五陵松柏中百回殺人身合死赦書尚有收城功九衢
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仍舊屬羽林立在殿前
射飛禽可與韋詩互看韋詩律深妙流出肝肺非學力世言
其所至埽地焚香而坐不應爲人老少頓異可見前詩寓言
耳

子美送孔巢父云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蓋李
杜與巢父一輩人也又云詩卷長留天地閒釣竿欲拂珊瑚
樹則巢父亦能詩者偶失傳耳子美開關亂離挺節無所汙
巢父後歿王事惟太白坐永玉璘事流夜郎按璘嘗辟巢父
而巢父不應可見太白當去就欠商量也新史謂白佐璘起
兵頗似文致但不當就其辟耳

李遠贈寫御容李長史云初分隆準山河秀再點重瞳日月
明極工及坡公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迎陽晚
出步就座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尙記重
瞳光之篇一出光燄萬丈視遠所作真小兒語

歐陽率更貌寢長孫無忌嘲之云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
好事者遂造白猴之記謗及其親鄭畋名相父亞亦名卿或
爲李娃傳誣亞爲元和畋爲元和之子小說因謂畋與盧攜
並相不咸攬詬畋身出倡妓按畋與攜皆李朝甥畋母攜姨
母也安得如娃傳及小說所云乎唐人挾私忿騰虛謗良可
發千載一笑亞爲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亞父子娃
傳必白氏子弟爲之託名行簡又嫁言天寶閒事且傳作於

德宗之貞元追述前事可也亞登第於憲宗之元和畋相於
僖宗之乾符豈得預載未然之事乎其謬妄如此如周秦行
紀世以爲德裕客韋絢所作二黨真可爲戒

張籍還珠吟爲世所稱然古樂府有羽林郎一篇後漢李延
年所作云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
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
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不意金吾子
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貽我青銅鏡結我紅
羅裾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
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籍詩本此然青於藍

送宮人入道唐人多有此作荆公止選項斯一首云願從仙

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
稱名將敲碧落新齊磬卻進昭陽舊賜箏且莫焚香繞壇上
步虛猶作按歌聲未脫唐體也韋蘇州爲詩家最高手亦有
此作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天墀金丹擬駐千年
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公主與收珠翠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
來宮女多相妒閒向瑤臺總淚垂絕不類韋詩與斯輩竟何
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韋公戲效時人體耳

牛奇章有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之謗張祐上牛相亦云
四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下有綠鬢紅粉之語末云知君年
少貴不信有春愁蓋前詩非謗矣牛李嗜好如冰炭惟愛客
則如一人然贊皇生相門無聲色之好奇章起寒士備貴人

之奉不及贊皇遠矣

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後李杜者有韋柳中閒有盧綸李益兩皇甫五竇最後有姚賈諸人學者學此足矣長慶體太易不必學王逢原題樂天墓末云若使篇章深李杜竹符還不到君分豈亦病其詩之淺耶

王鐸盡忠唐室奮討巢賊初節與鄭畋略同大功垂就令孜閒之於內解其都統鐸詩云三塵上相逢明主九合諸侯媿昔賢可謂慨然有志者然居亂世要須十分清苦庶可自全孔明躬耕娶阿承醜女相蜀不植產其慮深矣鐸當國家板蕩之際居將相袞鉞之任乃攜妓妾輜重慢藏治容行於虎狼之都三百口遂併命於高雞泊哀哉

後村詩話前集卷一

後村詩話前集卷二

宋劉克莊

楊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琢對偶然
求如一坏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敘亂離云不見泥函谷
俄驚火建章翦茆行殿溼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
若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錄者殊少宜爲歐
公之所厭也

王元之被遇熙陵知制誥因救徐鉉貶商州爲內相因議孝
章后喪貶滁州眞皇登極召還將用矣其詩乃曰兩制舊臣
生白髮一番新貴上青天未幾再謫黃州遷蘄州而卒豈新
貴有所未平乎

王元之挽趙中令云太常草儀注全似葬周公足以稱其勳

業

魏野五言云常憐李斯首不及嚴光足真處士語也潘閔云白日升天易清朝取士難野聘召而不至閔叫呼而求用味其詩與張元姚嗣宗何異

潘閔客舍詩土牀安枕穩紙被轉身鳴定非慵便枕玉涼繡被春寒夜者所能道也

詩家評論古人多是書生空言耳晏元獻書平津侯傳云主父仲舒容不得未知賓閣是何人公能客富歐二公於門下然後可以爲此言但主父非仲舒之倫宜以汲黯代之

夏英公宮詞云絳脣不敢深深注卻怕香脂汗玉簫不減香奩花閒之作王岐公夫人閣端午帖子云後苑尋青趁午前

歸來競鬪玉闌邊袖中獨有香芸草留與君王辟蠹編出新
意於采絲巧糲之外可喜也

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宋景文落花詩也爲世
所稱然李義山固云落時猶自舞埽後更聞香李下句尤妙
君謨以詩寄歐公公咨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
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
板奏疏磔裂古文爲偶儷而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廢
歟又云近時蘇梅二窮士耳主張風雅人士歸之自二窮人
死文士滿朝而使斯道寂然中絕每念此事竊歎乃知文士
滿朝而詩道寂然不但近歲祖宗盛時固已然矣帖在鄭敬

子左司家

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爲開山禪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風雅之氣脈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率以爲澹集中如葑上春田闕蘆中走吏參烏程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餘姚白水照茆屋清風生

稻花

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谿河漢微分練星辰澹布

螢

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郎

挽齊國長公主

山形無地接寺界與

波分

金山

山風來虎嘯江水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

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爲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徧透簾

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
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
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
玉華宮極工而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餅彩虹之句句也山蟬
帶響穿疏戶野蔓蟠青入破窗亦佳句

子美送李生云李生以病廢東入徂徠峰志氣尙突兀形骸
已龍鍾孑兒生世閒有如絕壑松誤爲風雷傷不與匠石逢
哀哉千尺幹摧朽似秋蓬此詩悲壯之甚李生如何人足以
當之竊意子美自謂也

雁湖注半山野腸一夜繞鍾山之句引韓昌黎詩腸胃繞萬
象非也孫堅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閭門半山本此見吳志

和王賢良龜詩云世論妄以蟲疑冰注雖引莊子但出處無疑字意公別有所本後讀盧鴻嵩山十志有疑冰之語又唐彥謙中秋詩云霧淨不容元豹隱冰寒卻恐夏蟲疑乃知唐人已屢用之矣

半山挽裕陵云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鷺飛挽吳春卿云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鍊字斲對無遺巧

劉原父詠春草云春草縣縣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才入城門便不生貢父絕句云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逕開門戶又翻書皆有元和意度不似本朝人詩

劉貢父詠史云自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佞欲封侯不如直

與黃金印惜取沙場萬髑髏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王逢原暑旱苦熱云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乾崑崙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閒其骨氣老蒼識度高遠如此豈得不爲荆公所推

富公由并州入相外廷至於舉笏相賀王逢原獨云要須待見成堯舜未敢輕浮作頌聲所見高於石徂徠一等矣答孫莘老云生無人媿寧非樂死有天知豈待名其固窮自守亦士之高致也

王逢原聞雁云萬里波濤九秋後五更風雨一鐙旁不待著

雁字而題見矣

滕白題汶州村舍云種茶巖接紅霞鳴灌稻泉生白石根
皤腹老翁頭似雪海棠花底戲兒孫可入圖畫

坡詩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謹嚴者有麗者有簡澹者翁張
開合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爲之然非本色也他人
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
瞬千里了不爲韻束縛

陳洙書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書疏竊祿經年臥直廬惆
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谿居與荆公三年衣染禁城塵
撫事茫然媿古人明月滄江波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之作

暗合

唐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
晁之下集中有聞坡貶惠州詩云元氣脫形數運動天地內
東坡未離人豈比元氣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輒有礙低頭不
能仰閉口焉敢咳東坡坦率老局促應難耐何當與道俱逍
遙天地外此詩甚佳狀得出

硯田無惡歲酒國有長春草木疑靈藥漁樵或異人花開不
旋種草薶復齊腰團扇侵時令方書遣晝長問學兼儒釋交
游半士農國計中宵切家書隔歲通關河先壠遠天地小臣
孤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皆唐子西惠州詩也曲盡南州
景物略無遷謫悲酸之態七言如身雜蜚中誰是我食除蛇
外總隨鄉驥子能吟青玉案木蘭堪戰黑山頭亦甚工

後人取前作翻騰勘辨有工於前作者唐子西過田橫墓云
滄溟無際何方死卻死東都未耿光乃反退之祭之文意此
詩必有謂不獨爲橫發

元祐後詩人迭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煅煉精
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及簡齋出始以老杜爲
師墨梅之類尙是少作建炎以後避地湖嶠行路萬里詩益
奇壯元日云後飲屠蘇驚已老長乘舴艋竟安歸除夕云多
事鬢毛隨節換盡情鐙火向人明記宣靖事云東南鬼火成
何事終待胡鋒作爭臣

謂方臘不能爲
患直待粘幹耳

岳陽樓云登臨吳蜀

橫分地徒倚湖山欲莫時又云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
今五年聞德音云自古安危關政事隨時憂喜到漁樵五言

云泊舟華容縣湖水終夜明淒然不能寐左右菰蒲聲窮途
事多違勝處心亦驚三更螢火鬧萬里天河橫腐儒憂平世
况復值甲兵終然無寸策白髮滿頭生造次不忘憂愛以簡
潔埽繁縟以雄渾代尖巧第其品格故當在諸家之上

按師川聞捷云時時傳破虜日日問脩門又云諸公宜努力
荆棘已千村陳簡齋感事云風斷黃龍府雲移白鷺洲菊花
紛四野作意爲誰秋頗逼老杜

宣靖之禍自滅遼取燕始韓子蒼挽中山韓帥云金絮盟猶
在灰釘事已新語妙而意婉上句指韓下句指童蔡作詩法
當如此

崔德符詩幽麗高遠了不蹈襲蓋用功最深者觀魚云小魚

喜親人可釣亦可網大魚自有神隱見誰能量老禪雖無心
施食不肯嘗時於千尋底隱見如龍章桃花云如何一朽株
孕此千億花雖云行且闌明歲亦再華豈如世上人一老不
復佳過湖云誰見詩顛顛發時鄱陽湖裏月明知無人爲覓
昭華瑄自卷秋蘆片葉吹皆精詣可諷

江端友字子我鄰幾之孫靖康閒以布衣召用同時詩人賦
慨北狩南渡之作多矣子我云楚欲圖周鼎湯猶繫夏臺又
云比年熒惑犯南斗何日燕人祭北門事的切而語回互
江子我詠象云倉舒止用兒童計亦自能知爾重輕蓋用王
內翰元之譏玩張相齊賢之語但含蓄而不刻露耳

朱希真七言如幾許少年春欲夏一番夢事綠催紅過時不

語鶯解事怕客深藏魚見機人間萬事老無味天下四時秋
最愁五言如剪茆編鶴屋篩米聚雞糧鐙昏鼠窺研雨急犬
穿籬皆警策不蹈襲

前輩記朱新仲舍人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之
聯取其自然不煩斲削然新仲此等句尙多如招郭侯飲云
此時老子興不淺旦日將軍幸早臨如何以報之青玉案我
姑酌彼黃金壘凡引用前人語皆蟠屈排奐使之妥帖他句
如滿地落花春病酒一簾明月夜登樓相親多謝風標子可
款豈無瀟灑侯何從可覓秋消息忽有先鋒到白蘋如水篆
行科斗林妝轉畫眉若不經思而俱出人意表讀杜詩云縱
之逼論劍收之入檀弓尤前人所未發也

劉屏山題李忠愍集云二帝蒙塵方幸虜六臣奉璽更朝梁
敘當時事忠憤悲壯尹少稷聞僞齊入寇云酬功不惜賞千
布送死惟堪縛一驢足與前句相上下

先朝上元駕御端門示與民同樂之意而已宣和閒鐙尤盛
至於騎年連月警蹕夜出尹少稷靖康元夕詩云景龍只是
當時路不見金錢打著人劉屏山亦云淒涼但有雲頭月曾
照當時步輦歸皆記向來期門之事

汴都角妓卽六李師師多見前輩雜記卽蔡奴也元豐中
命待詔崔白圖其貌入禁中師師著名宣和閒入掖廷頃見
鄭左司子敬云汪端明家有李師師傳欲借鈔不果劉屏山
詩云輦轂繁華事可傷師師垂老過湖湘縷衣檀板無顏色

一曲當年動帝王亦前人感慨杜秋娘梨園弟子之類
茶山種竹云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上句雖非竹事不覺
牽強荔支云絕知高韻傾珖柱未覺豐肌病玉環上下句皆
切又妙於融化送別云不堪相背處何況獨歸時行役云一
寸客亭燭數聲村舍雞絕似唐人

紹興初虜歸我河南識者知和約之不堅久錢氏之後自中
原遷奉三世喪匱窆於越上諸公皆爲哀挽茶山獨云摸金
千騎去埋玉幾人歸可謂妙於用事余爲袁守項客孫被召
過袁自言其先世墳域在沙市者皆已遷葬公安國愈蹙矣
士大夫得無感慨乎

王嘉叟侍郎柳色知春淺鐘聲覺寺深避虎連村靜分魚一

市腥之句甚佳

初以僧牒鹽鈔糴軍儲夏均父詩云坐食今添幾支遁煮鹽那得百弘羊反本之論也

士大夫當離亂時有幸有不幸者簡齋云浮世身難料危途計易非東萊云後死翻爲累偷生未有期誦之皆可悲慨

趙忠簡當國以近臣薦起處士劉致中至則趙去秦代之矣劉報罷歸尹少稷柬之云徒然五侍從不辨一書生史相力薦放翁賜第其去國自是臺評然王景文乃云真翁迺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詩亦笑云我自務觀乃去聲如何把作平聲押了

陸放翁少時調官臨安得句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

賣杏花傳入禁中思陵稱賞由是知名

古人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籍紙尾摸牀稜 烈士壯心狂

奴故態 生希李廣名飛將死慕劉伶贈醉侯 下澤乘車

上方請劍 酒寧贖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讎 空虛腹

壘塊胸 愛山入骨髓嗜酒在膏肓 手板肩輿 鬼子天

公 貴人自作宣明面老子曾聞正始音 牀頭周易架上

漢書 溫卷熱官 醉學究病維摩 無事飲不平鳴 乞

米帖借車詩 麴道士楮先生 土偶天公 長劍拄頤短

衣掩脛 已得丹換骨肯求香返魂 子午谷丁卯橋 洛

陽二頃光範三書 酒聖錢愚 茶七椀稷三升 一彈指

三折肱 天女散花麻姑擲米 玉塵尾金襴蹠 虎頭雞

助 金鴉觜玉韃韁 客至難令三握髮佛來僅可小低頭

百衲琴雙鉤帖 藏經閣帖 摩詰病說法虞卿窮著書

讀書十紙上樹千回 風漢醉侯 見虎猶攘臂逢狐肯

叩頭 天愛酒地埋憂 一齒落二毛侵 癡頑老嬰鏃翁

曲肱縱理 竹郎木客 百錢拄杖一錡隨身 百善齋

兩囿棗 鍊炭勞薪 銅臭飯香 記書身大似椰子忍事

癭生如瓠壺 笑爾輩愛吾廬 僧坐夏士防秋 麈尾清

談蠅頭細字 巖下電霧中花 唐夾寨楚成臯 劍南集

八十五卷八千五百首別集七卷不預焉似此者不可殫舉

姑記一二於此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疏者窘材料出

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

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後故當爲一大宗末年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爲詩則皮毛落盡矣

舊讀楊誠齋絕句云飽喜飢噉笑殺儂鳳皇未必勝狙公幸逃莫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不曉所謂晚始悟其微意此自江東漕奉祠歸之作也鳳雖不聽命於狙公然猶待桐花竹實而飽以花實況祠廩也欲併祠廩埽空之耳未幾遂請挂冠

誠齋挽張魏公云出晝民猶望回軍敵尙疑只十個字而道盡魏公一生其得人心且爲虜所畏與夫罷相解都督時事皆在裏許然讀者都草草看了

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 宿草春風又新阡去歲無

江水夜韶樂海棠春貴妃 橋中招綺夏瓜處屏

東宮生日

晉殿吳宮猶碧草王亭謝館儘黃鸝 春歸便肯平平過

須做桐花一信寒 東風染得千紅紫曾有西風半點香

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卽病中 昇平不在簫韶裏只

在諸村打稻聲 六朝未可輕嘲謗王謝諸賢不偶然 山

根玉泉仰面飛飛出山頂卻下馳自從廬阜瀉雙練至今銀

灣乾兩支雷聲驚裂龍伯眼雪點濺溼姮娥衣寄言蘇二李

十二莫愁瀑布無新詩

題漱玉亭

羲和夢破欲啟行紫金畢逋

嗁一聲聲從天下落人世千村萬落雞爭鳴素娥西征未歸

去簸弄銀盤浣風露一九玉彈東飛來打落桂林雪毛兔誰

將紅錦幕半天赤光鋒氣貫山川須臾卻駕丹砂轂推上寒
空輾蒼玉詩翁已行十里強義和早起道無雙

義娥
謠

子雲

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閒有許由

釣臺

放翁學力也似杜甫誠齋天分也似李白

放翁云膽薄沽官釀瞳昏讀監書杜荀鶴云欺春止愛和醅
酒諱老猶看夾注書二聯皆佳

李伯紀丞相過海絕句云假使黑風漂蕩去不妨乘興訪蓬
萊與坡公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之句殆相伯
仲異乎李文饒盧多遜窮愁無聊之作矣

卿相陳魏公去位詩云病深老迫寧歸去莫作留侯范蠡看
時公年五十四而其言如此

艾軒讀江西詩云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山谷與坡公云只欠小蠻樊素在我知造物愛公深屏山問
李漢老疾云欲袖雲門竹篋子室中驅出散花人愛朋友之
言也白公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同樊子一時歸放翁云九
十老農緣底健一生強半是單棲自愛之言也

陳邦光金陵降虜游士或題其先塋云牙郎一去杳無蹤惟
有青青夾徑松若使人能全此操松應合受大夫封其家執
而訟於郡某守餉士人酒遣去牙郎用唐人賣國語

范石湖賞海棠云憶向宣華夜倚闌花光妍暖月光寒如今
颯颯嫌風露且向銅瓶滿插看宣華王蜀宮名也

蕭千巖機杼與誠齋同但才慳於誠齋而思加苦亦一生屯

蹇之驗同時獨誠齋獎重以配范石湖尤遂初陸放翁而放翁絕無一字及之今摘其律帖精詣不甚費研尋者於此

著語能奇怪呼天與倡酬

中秋

疾走建德國乃爲淵明先失脚

墜榛莽劉伶扶我還

和陶

乾坤生長我貧病怨尤誰 湘妃危

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

寒知百千年華著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

直愁斜日凍蜂知

古梅二絕

造物巧能相補得破慳餘與一天秋

山中六月

一筇時到崔嵬上有底勳勞得給扶

秋浩蕩中遙

指點一螺許是定王城

渡湘

稚子推窗窺過雁數峰乘隙入西

軒 眼冷寒稍明數點知他是雪是梅花

秋陽直爲田家

計饒得漁村一抹紅真誠齋敵手也

故參與龔公行役過一山有老木參天再過其山童矣居人云巨室以此造屋公記以絕句云千章古木轉頭空去與人閒作棟樑未必眞能庇寒士不如留此貯清風晦翁後見此詩歎曰此龔公一生詩讖意謂公初爲諫官負重名晚不必爲執政也

黃芻季野名士也旣登第夢婦人素服扇上題云恨君青袖短誤妾白羅妝季野遂不肯婚余大父著作與之友善責以嗣續大義陳魏公素重其人以聶夫人女弟歸之旣娶宛然夢中所見者季野果天無子大父葬之於吾家祖塋

李雁湖悼亡云一坏謾道愁能遣幾度醒來錯喚君然元稹已云怪來醒後旁人泣醉裏時時錯問君此猶是暗合若四

靈唐碑入宋稀與唐人隋柳入唐疏之句則是明犯

安晚丞相昭君詩云解移尤物柔強虜延壽當年合議功意
新而理長

杭相李文靖乞去題六和塔云經從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
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

高續古題四聖觀云射熊館暗花扶屐下鶴池深柳拂舟極
藻繪追琢之功二宋殆不能過晚兼都官題直舍云無詩如
鄭谷有髮似馮唐亦警策

趙忠定當國招蔡季通不至猶坐趙黨謫死道州僞禁方嚴
朱文公題其墓云有宋西山先生蔡季通之墓章泉哭之云
鵲叫春林辱贈詩雁回湘浦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兩暗

煙昏礙九疑早日力辭公府檄莫年名入黨人碑嗚呼季子
延陵字不待錢詞行可知是時章泉句律如此宜爲一世所
宗晚年詩太坦率幾於鳳德之衰矣

趙南塘挽餘干相云匱前留素仗簾下進黃袍語簡而事核
又云漢閣新圖迴秦箏舊曲長挽鞏伸至云萬卷非其崇單
方或以封有無窮之味和韓仲止懷蹈中弟云黃臺瓜辭可
憐矣老根連蒂摘都稀風流遂至爾身盡衰病況堪吾道非
少日槩棊豪索酒莫年絲竹淚沾衣人生到此將何遣一卷
南華坐掩扉立春云蒼規不與先生智白髮惟添老在身絕
句云我欲與君洞庭野斜河澹月聽雲和要妙之音也
端平初除拜一新趙南塘起散地掌內制元夕觴客客散家

集有觀傀儡詩云酒闌有感牽絲戲也伴兒童看到明余謂
康節遂令高臥人敲枕觀兒戲之句蓋局外旁觀者之言耳
若同局而爲此言似乎未可

南塘評蹈中詩文節奏似韋謝信有之至於慕先儒而遐想
挽名流以自近則居然懸隔南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
言其雄心俠氣極力揩磨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題會春
苑云草荒故苑幾春風尙想花開春樹紅欲問當時馬王事
寂寥殘照野亭中寒食云人家插柳春將過時節澆松老未
歸挽趙從善尙書云先朝懷族遠平世責人深皆於近體中
有遠意

亡友臨川曾景建博學強記無所不通工詩有金陵百詠同

泰寺云此身終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澄心堂紙云一幅降箋安用許價高緣寫宋文章荆公書堂云愁殺天津橋上客杜鵑聲裏兩眉攢皆峭拔有風骨其少作云九十日春晴意少一千年事亂時多佳句也

曾景建送蔡季通赴貶云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型青雲伯夷傳白首太元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鎖匣絃絕不堪聽其後景建亦坐詩禍謫春陵而卒

建人朱復之字幾仲多材藝爲詩有思致初夏云忽聽夏禽三五弄新紅突過石榴枝秋日云紅葉老去羞明鏡推讓朱榮上蓼梢視趙紫芝一樹木犀供夜雨清香移在菊花枝之句尤覺工緻

黃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長庚皆自言得道後死乃無
他異二人頗涉文墨所至牆壁淋漓揮掃能聳動人谷有詩
云半篙春水一蓑煙抱月懷中枕斗眠說與時人休問我英
雄回首卽神仙嘗訪蟾值其出題壁云怪訪怪怪不在茅君
山來相待

侂冑旣誅或託巢鳥以譏當時朝士云眾鳥不喜亦不悲又
復別尋高樹枝

丁卯和議虜索首謀函首予之或爲樂府云寶蓮山下韓家
府主人飛頭去和虜高九萬吳山絕句云拂曉官來簿錄時
未曾吹徹玉參差旁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

范石湖座上客有談劉婕好事者公與客約賦詞游次公先

成公不復作眾亦斂手游网詞云暖靄烘晴縹鎖垂楊籠池罩
閣萬絲千縷池上曉光分宿霧日近羣芳易吐尋並帶闌邊
凝佇不信釵頭雙鳳去奈寶刀被妾先留住天一笑萬花妒
阿嬌好在金屋貯甚秋風易得蕭疏扇鸞塵汗一自昭陽宮
閉後牆角土花無數況多病情傷幽素百花臺上空雨露望
紅雲杳杳知何處天尺五去無路次公字子明定夫諸生吏
部侍郎操之子詩詞皆工

疏明瘦直不受東皇識留取伴春應肯萬紅裏怎著得夜色
何處笛曉寒無奈力若在壽陽宮院一點點有人惜王操身
甫落梅詞也身甫常爲太常博士

潘字廷堅落筆皆不凡有鐔津懷舊詞云怕見倚闌干閣

下谿聲閣外山空有舊時山其水前歡莫雨朝雲去不還想
是躡飛鷲月下明時認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關折得梅
花獨自看

余涉世齟齬每誦歐公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略盡之言輒
爲慨然晚遂於朝交游皆掉臂去惟湯伯紀寄詩云唐朝空
自貴鴻詞科目何嘗得退之掌制徒聞誇子厚殘篇僅見命
敦詩堪嗟實錄無完傳太息淮西有後碑寄語莆田紫薇老
文章蓋世例如斯余固不足以當此詩然在西掖草制七十
不止一首伯紀未之見爾

...

...

後邨詩話前集卷二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宋劉克莊

東坡中秋詩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與高適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之句暗合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只恐異時開霽後玉輪依舊養蟾蜍本於盧仝月蝕詩然尤簡明林和靖絕句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谿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然賈島已云猶嫌佳處人知處見擬移家更上山楊誠齋五言云猶道山中淺仍移水上居俗人又剝啄掉入白芙蓉亦本此

盧綸李益善爲五言絕句意在言外綸傷秋云歲去人頭白秋來樹葉黃搔頭向黃葉與爾共悲傷宮詞云玉砌紅花樹香風不敢吹春風解天意偏發殿南枝學士院春帖子可用

又云辭輦復當熊傾心奉六宮君王若看貌甘在眾如中益
送人云路旁一株柳此路向延州延州在何處此路起悠悠
照鏡云衰鬢朝臨鏡相看各自疑慙君明似月照我白如絲
陽城烽舍云何地可潸然陽城烽樹邊今朝望鄉客不飲北
流泉皆有無窮之味劉幽求功業人不以詩名其五言云心
爲明時盡居門尙不容田園蕪沒盡歸去樂何從裴晉公題
太原廳壁云危事經非一浮雲的是空白頭宮舍裏今日又
春風皆微婉不刻露頃選絕句或未見全集或偶漏落可收
入也石林避暑錄載楚州紫極宮壁間詩云宮門閑一入獨
憑闌干立終日不逢人朱頂鶴聲急亦可收

賈島哭孟郊云家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此爲郊寫真也及

哭張籍云卽日是前古何人耕此墳施之他人皆可何必籍也籍儘有可說今八句無一字著題良不可曉

王簡卿侍郎題園扉云只教人種菜莫誤客看花陳抑齋樞密則云寄語園丁勤剗草有時病叟出看花尤有味辛幼安晚題桃符云身爲參禪老家因赴詔貧杜子昕則云父子俱開國朝廷不負人兩聯皆微而婉

賓戲犯客難洛神賦犯高唐賦送窮文化逐貧賦貞符犯封禪書王命論洪化隨筆記阿房賦犯華山賦中語余讀陸倕長城賦首云干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不覺失笑曰此豈非蜀山兀阿房出之本祖歟慘名輩在樊川前

唐人交疏貧病後身老是非閒之句可諷詠

王簡卿侍郎嘗自誦其贈劉改之一聯句云罵坐有人曾辟
易處窮無鬼敢挪揄道得他著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詞一日忽題壁曰不嫌夫婿
醜亦勿厭深村但得一回嫁全勝不出門或謂之曰此僧欲
出世矣言於當路延主一刹未久若有不樂者又題云當初
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裏倚闌閒唱
望江南李內翰元善每稱此二絕倦遊輒曰吾欲唱望江南
矣

李義山蝨賦云爾職惟齧而不善齧回臭而多蹈杳而絕雖
甚簡短然有意味

近人長短句多脫換前人詩七夕詞云做豪今夜爲情忙那

得功夫送巧然羅隱已云時人不用穿鍼待沒得心情送巧
來送別詞云不如飲待奴先醉圖得不知郎去時然劉駕已
云我願醉如泥不見君去時宮詞云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
少人愁然王建詩云聞有美人新進入六宮未見一時愁

王岐公宮詞云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雖本王昌
齡玉顏不及寒雅色之句然殊不相犯又云重教按舞桃花
下只踴殘花作地裯又云吹回一覺昭陽夢帳外春風太薄
情其思致在王建之上矣退之自負去陳言然坐茂樹濯清
泉卽楚詞飲石泉蔭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賦揚輕
袿翳修袖也豈非熟讀忘其相犯耶

前史謂禰衡附孔融慢曹操操以其才名不欲殺送劉表後

復慢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爲祖所殺
按鸚鵡賦極籠檻棲託之悲有母子伉儷眾雛之感又云寧
順從以遠害不違遷以喪生又云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
焉如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噫衡自知不免哀鳴躑
躅求容於祖者如此亦可憐矣時操表皆欲篡漢而融獨欲
存漢衡與融善自無可活之理操能害融而不忍斃一布衣
表亦避此名惟祖凶麤敢於下手原其意不過承望二豪風
旨耳豈性急之罪哉頃見余子壽云謝希孟爲某總餉所怒
假手留鑰張定叟劾去之希孟有詩云上有皇天下后土此
身不患無歸所憑誰說與清河公何苦爲人作黃祖余謂祖
爲曹劉驅使已可笑又有一種人爲祖驅使益可笑也

退之有答柳柳州食蝦蟇詩是柳倡而韓和矣今柳集乃無此作唐家數詩往往一集可采者止一二首餘皆不必傳而傳子厚詩□□妙□□□不入集者可惜也周六周七輩能登科而不能收拾父詩必是其時尙幼

山谷以崇寧甲申謫宜州道由洞庭潭衡永桂皆有詩是歲五六月閒至宜州年乙酉九月卒年六十一以集考之在宜僅有七詩與黃龍清老三首別元明一首和范寥二首而絕筆於乞鍾乳一首豈年高地惡而然耶其別元明猶云術者謂吾兄弟俱壽八十谷亦不自料大期至此少游在藤州自作挽歌之屬比谷尤悲哀惟坡公海外筆力益老健宏放無憂患遷謫之態黃秦皆不能及李文饒亦不能及

秦會之嘗記曾南豐辟陳后山爲史屬且塗改后山史稿世
謂元無此事乃秦謬誤殆以人廢言也按魏衍爲后山集記
明言元豐四年神宗命曾典史局曾薦后山爲屬朝廷以白
衣難之衍乃后山高弟集記作於政和五年秦說有據非誤
后山生不肯著趙挺之丞相背心其死也友人鄒道卿買棺
以殮二事尤偉魏衍作集記不敢書前事豈趙公方貴盛有
所避就乎

余舊喜杜牧憶李給事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充來見犬
臺宮妙於用事緱犬借對尤工後讀膺傳居綸氏教授千人
非緱氏也牧豈別有所本耶

杜牧嘗爲牛奇章公掌書記後誌牛公墓書維州事是牛而

非李又云李太尉專柄多逐賢士牧弟顓嘗爲李衛公巡官後李貶袁州牛公欲辟致顓辭以李公方在困不願就牧誌顓墓備載其事牛李相反如冰炭門下士各分朋黨二杜於其時一爲牛客一爲李客各行其志各主其所主不以牛李之存沒用舍爲向背其兄弟俱豪傑之士矣自唐至今維州曲直之論未定惟溫公是奇章與牧之論同

徐夔先輩詩如豐年甲子春無雨良夜庚申夏足眠如身閒不厭常來客年老偏憐最小兒皆律切又五言云歲計懸僧債以此知閩人若貧貸僧而取其息自唐末已然矣但近歲取諸僧者愈甚十剎九廢有歲收數千百斛盡入豪右而寺無片瓦者則前世之所未有也

前輩稱王君玉詩刻琢深潭且舉蠶寒冰繭瘦峰老露房欹
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頻驚小閣棊二聯余以其集考之五
言如露槿東西照風荷向背愁七言如涼吹易成團扇恨夕
陽偏結小窗愁如詠明皇云誰將水調歌秋雁不遣君王待
曲終絕句如香谿春老誤尋芳只有愁雲映夕陽今日重來
已如此何須更問海生桑如正月初絃二月餘小陽春事已
如麻強誇力健因移石不減公忙爲種花皆精妙有思致絕
句可入選而詩話所稱二聯乃不在集中君玉晏元獻客也
嘗與楊大年歐公唱和

劉駕古意云新人莫歡喜故人曾如此燕趙猶生女郎豈有
終始比之香山更有新人勝於汝之句稍含蓄

漢以孝廉取士其末也孟德仲謀皆曾舉孝廉來唐人尤重
進士其末也如李振勸朱溫一日殺司空裴贇等百餘人於
白馬驛蘇楷駁昭宗諡李山甫教羅從訓害王鐸一家三百
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爲之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目之弊
如此當時惟羅隱有詩聲屢擯於名場然逢世亂離依錢氏
以庇身未嘗失節五言云四海霍光第六龍張奉營此必是
諸鎮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子之時又云陪臣無
以報西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云靜憐貴族謀身意危惜
文皇創業難猶有惓惓本朝之意

司空表聖有詩與李生論詩略云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
豈妨道舉賈浪仙雖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

才亦爲體之不備也余謂四靈輩

自

摘其警聯二十六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
花落夢無聊樂府云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七言詩得劍
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皆甚佳然世人惟誦其棊聲
花院閉幡影石幢高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之句表聖有
絕句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其高自標致如
此

退之以師道自任自李翱張籍皇甫湜輩皆名之惟推孟郊
待以畏友世謂謬敬非也其自歎曰愁與髮相形一愁白數
莖有髮能幾多禁愁日日生古若不置兵天下無戰爭古若
不置名道路無敲傾太行聳巍峩是天產不平黃河奔濁浪

是天產不清四號日日多雙輪日日成二物不在天安能免
營營弔國殤云徒言人最靈白骨亂縱橫如何當春死不及
羣草生堯舜宰乾坤器農不器兵秦漢盜山岳鑄殺不鑄耕
天地莫生金生金人競爭灞上輕薄行云自歎方抽身忽逢
輕薄倫常恐失所避化爲車轍塵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綫遊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
暉去婦云君心匣中鏡一破不復全妾心藕中絲雖斷猶牽
連安知御輪士今日翻回轅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
去鶴言哀哀七絲絃教坊歌兒云小小十歲兒能歌得朝天
六十孤老人能詩獨臨川去年西京寺眾伶集講筵能嘶竹
枝詞供養繩牀禪能詩不如歌悵望三百篇長安旅情云盡

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蹶出門似無地玉京十二樓峩峩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秋懷云詈言不見血殺人何紛紛聲如窮家犬吠竇何信信古詈舌不死至今書云云秦火不熟舌秦火空熟文贈無本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有時蹌跟行人驚鶴阿師可惜李杜死不見此狂癡又云拾月鯨口邊何人免爲吞游俠行云平生無恩讎劍閒一百月弔元魯山云黃犢不知孝魯山自駕車非閑不可妻魯山竟無家將謠魯山德蹟海誰能涯當舉世競趨浮豔之時雖豪傑不能自拔孟生獨爲一種苦淡不經人道之語固退之所深喜何謬敬之有

文字意脈人生通塞繫焉東野詩云萬物皆及時獨余不覺

春又云妾恨此斑竹下盤煩冤根有筍未出土中已銜淚痕
又云無子鈔文字老吟多飄零有■吐向牀枕席不解聽又
云山壯馬力短路行石齒中又云後路起夜色前山聞虎聲
其峽哀杏殤哭劉言史盧殷諸篇極其詭怪幽憤所謂峽哀
者似爲逐客而作如云沙稜箭箭急波齒斷斷開呀彼無底
阬待此不測災谷號相噴激石怒爭旋回古罪有復鄉今纍
多爲能其詞可以痛哭不知哀何人也屈宋大招招魂等作
雖窮極天地之外龍蛇鬼魅千變萬態然又稱述宗國宮室
鐘鼓歌舞之樂以反之孟生純是苦語略無一點忠厚之意
安得不窮此退之所以欲和其聲歟

孟詩亦有平淡閒雅者但不多耳如腰斧斫嶺松手瓢汲家

泉如不是城頭樹那棲來去雅如路喜到江盡江上又通舟
願爲馭者手與郎回馬頭如處處得相隨人那不如月皆與
唐人同一機杼詠蠹云願爲天下螭一使夜景清燭蛾云天
若百尺高應去掩明月又唐人所不能道

王贊序方干詩云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祐尤
爲杜牧所稱林逋亦有張祐詩脾妙入神之句牧逋非輕許
可者干送喻臯云送我尊前酒與君身上衣又云寒蕪隨楚
盡落葉渡淮稀又坐月何曾夜聽松不似晴窗接停猿樹巖
飛浴鶴泉考功以五言擅名干亦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
髭入室之評不爲過矣

荆公選唐百家詩於高適岑參各取七十餘首其次王建皇

甫冉各六十餘首冉詩佳句如殘雪入林路深山歸寺僧如
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如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皆不
在選中冉弟曾詩亦工如寒磬虛空裏孤雲起滅閒如孤村
明夜火稚子候歸船如三徑荒蕪羞對客十年衰老媿稱兄
皆精妙亦不入選余嘗謂如兩皇甫五寶皆唐詩高手野處
洪公所謂竇氏聯珠集恨未之見

劉又嘲退之諛墓豈惟退之哉蔡中郎自謂平生作碑惟於
郭有道無媿詞則他碑有媿者多矣李北海爲諫官時面折
廷諍是甚氣魄其詞翰俱妙碑板滿天下外國至持金帛購
求及爲葉有道碑稱美其孫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法
善爲帝傲吏作人宗師以臺閣名士而爲一黃冠秉顯揚之

筆讀之可發千載一笑史謂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
豈非法善輩潤筆耶使皆爲郭泰作碑昌黎安得數斤之金
北海安得珊瑚鉤麒麟鬪與紫駟劍凡之玩乎

郎士元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秦系流水閒過院春風爲
閉門善狀幽居者唐求沙上鳥猶在渡頭人未行樹色野橋
暝雨聲孤館秋善狀行役者周賀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
張蠙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善狀離別者賀又云雨雪生
中路干戈阻後期蠙云塞深行客少家遠識人稀善狀邊地
者蠙又有宮詞云日透珠簾見冕旒六宮爭逐百花球回頭
不覺君王去已聽笙歌在遠樓甚工

唐人爲樂府者多如劉駕鄰女篇云君嫌鄰女醜取婦他鄉

縣料嫁與君人亦爲鄰所賤
菖蒲花可貴只爲人難見
祝河水篇云河水清瀾瀾
照見遠樹枝征夫不飲馬
再拜祝馮夷從今億萬歲
不見河濁時語簡味長欲
逼王建

鄭谷多佳句而格苦不高甚
推尊辭能自負不淺其實一
謬妄人耳其黃河太華二篇
尤自誇詡然以弱筆賦鉅題
每篇押十四韻殊無警策曾
不如司空表聖地勢遙尊嶽
河流側讓關十字道盡尙不
足以望表聖如吳楚東南坼
乾坤日夜浮齊魯青未了等
句法何嘗夢見彷彿谷輩北
面之良不可魏野詩除前輩
拈出數聯之外如碁退難僥
客琴生卻問兒松風輕賜扇
石井勝頌冰病生閒撓僧來
廢靜眠雁急長天外驢遲落
照中又詠菊云五色中偏貴
千花後獨尊皆逼

姚賈而少有誦之者

五言尤難工林和靖一生苦吟自摘出十三聯今惟五聯見集中如隱非秦甲子病有晉春秋水天雲黑白霜野樹青紅風回時帶笛煙遠物藏春如郭索鉤輞之聯皆不在焉七言十七聯十逸其三向非有摘句圖傍證則皆成逸詩矣梅聖俞作集序謂先生詩未嘗自貴就輒棄之所存百無一二蓋實錄云

黃庶亞夫山谷之父世所稱怪石絕句之外如書對聖賢爲客主竹兼風雨似咸韶如史解戮人惟戮古地能埋死只埋愚皆奇崛不蹈襲如大孤山不知天星何時落春秋不書不可尋如宿趙屯云蘆花一般水弭棹已日莫山閒聞雞犬無

人見煙樹行逐羊豕迹始識入市路菱芡與魚蟹居人足來
去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笞公私急醉眠聽秋雨雜之
谷集中不能辨谷嘗手書此二詩刻於星子灣跋云先君平
生刻意於詩與子美吾祖詩冠古之評何異亞夫眞黃氏之
審言矣

曾子固明妃曲云丹青有迹尙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諸家
之所未發哭尹師魯云悲公尙至千載後況復悲者同其時
意甚高挽丁元珍云鵬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尤精切北歸
絕句云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牆學士爭相
問何處塵埃瘦老翁極似半山誰謂子固不能詩耶

前輩詠蝶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乃脫換唐

人白鷺詩立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之句云耳

古今賦詠閨情者不過恩怨相爾汝賀方回詞云插金陌上
郎化石山頭婦無物繫君心三歲扶牀女陳子高絕句云壁
閒衛玠眉目是膝下枚皋言語真縱使無情似郎主那能對
此不沾巾乃就幼稚上發意尤新前世惟蔡琰胡笳諸篇爲
然子高別有句云莫向邊鴻問消息斷腸書信不如無甚有
思致

唐有雙角犢子恣狂顛之謠周子諒彈牛仙客以爲姓符讖
書李文饒亦云牛奇章懷異志於圖讖恨不族之又欲以太
牢少長俱寘之法朱新仲云信讖書而誣人以大逆李竄海
島周杖死朝堂報也又云終唐之世無牛姓爲盜者夫犢子

雙角殆拆朱字耳泚問鼎於前温改物於後讖亦有時而驗耶

王民瞻題石人峰云偉岸稜稜似立朝巍峩冠劍想風標可憐有貌無肝膽何用昂然近紫霄其託諷與退之石鼎之作何異

梁邵陵王代舊姬云怨黛舒還斂颯妝拭更垂武陵王夜夢云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懸知君意薄不著去時衣施榮泰詠昭君云唧唧撫心歎蛾眉誤煞人姚翻夢故人云覺罷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誰能對角枕長夜一邊空雖南朝人語駸駸入晚唐矣

春帖子前輩有絕工者有不甚工者坡云欲使秦郎供帖子

豈非以其才思尤宜用於此耶少游不歷此官無以驗工拙
周美成亦有才思者集中有代內制作春帖子三十首皆平
平無警策余嘗忝倖直幸不當筆耳否則亦露拙矣偶讀誠
齋詩云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爲君王供帖
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使此老爲之必有可觀

秦相當國桂帥胡舜陟謂古縣乃秦父舊治諷縣立祠令高
登彥先也爲太學生時屢上書與陳東齊名旣登第考試潮
州以論題策問忤秦相者至是以爲不可祠舜陟怒借他事
劾上興獄逮捕彥先母死舟中而彥先航海投匭上書乞納
官葬母秦素蓄憾下彥先靜江獄比至舜陟爲漕呂源發買
馬事先下吏死秦人皆哀舜陟之非辜而不知有天道焉舜

陟諂秦而死彥先忤秦而生亦可爲士大夫謬用其心者之
戒彥先端午詩云無邪煩又子有愠賴桐孫用字琢對深於
五言者

鶴相在海外效唐李嶠爲單題詩一句一事凡一百二十篇
寄洛中子孫名青衿集徐堅初學記之類也貶所無書籍而
默記舊讀歷歷不忘且篇篇用李韻又自序云謂三歲欲齒
諸兄行冠禮祖母云汝能諷五七言詩數十章當汝從至翌
日能誦之遂免總角六七歲侍祖母讀華嚴經卽解句讀辨
難字十四五舉業爲前輩推賞擢高第登貴仕皆早學之力
又云家僕至得琪書筆札精麗字字可愛又得諸孫簡牘各
言日夕所學知患難之門不廢素業曠然忘遷謫之意今之

後山詩集卷一
三
貴人位望稍通顯便放下書冊子弟怙勢奢侈爲不肖而已
鶴相處禍患遷謫乃能以學自娛又能以學勵其子孫有過
人者不可以入廢言也坡公書易論語注成於儋耳胡明仲
讀史管見作於新州又非鶴相口耳記誦之學所及

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鬪雪好藏
清豔月明中楊龜山爲胡文定作也千畝寒林一樹梅自妍
自笑已堪哀今朝更被風吹卻擬遣春從底處回項平庵爲
朱文公作也二詩一欲文定瑣闥之留一惜文公經筵之去
李侍郎似之詩云老子因何一念差肯將簪紱換袈裟折檻
密仲古南遷李相伯紀云待公輔佐中興了乞取袈裟送暮
身二公一爲侍從一爲執政晚年乃有袈裟之羨其誰信之

楊文公談苑云近世錢維演劉均首變詩格得其格者蔚爲佳詠又云二君麗句絕多且各舉數十聯錢詠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龍媒劉詠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亭工則工矣余按首變詩格者文公也自歐陽公諸老皆謂崑體自楊劉始今文公乃異與二人若已無與者前輩謙厚不爭名如此文公亦詠漢武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卻教索米向長安明皇云河朔叛臣驚舞馬渭橋遺老識真龍蓬山鈿合空傳信回首風濤百萬重比之錢劉尤爲老健

公孫賀當拜相涕泣不肯受印綬蔡謨寧免爲庶人不肯當司徒之拜然賀不能堅辭而覆族謨能固拒而全身如謨者

可謂智矣南朝人云我爲三公不如飲酒樂劉又詩云盡欲
調太羹今古無好手所以山中人兀兀但飲酒皆名言也

王質景文與王樞使公明詩云試看公出手毋謂我無人與
虞丞相云寄身江海歸無所開眼乾坤見有公甚雋快但下
聯云修造鳳樓須有手住持烏寺可無人幾於自鬻矣

臨川危逢吉詩有思致禽言二首尤佳接客篇云接客接客
高亦接低亦接大兒穩善會傳茶小兒踉蹌能作揖家人不
用翦髻雲我典唐書充饌設唐書典了猶可贖賓客不來門
戶俗郭公篇云郭公郭公聞爾失國春秋時何事到此猶悲
嗚郭公前言亡國故當時只緣臣子誤百年社稷不得歸而
今家住柘岡西滿日春風都是恨聲聲說與齊侯知國亡矣

君勉之詞意音節欲迫張籍王建矣題楊妃齒痛圖云痛入
香齦欲不禁三郎心痛亦何深當時更有唇亡處只是君王
不動心歸歎云記得蕭郎登第時謂言即日鳳皇池而今老
等閒官職日欠人錢夜欠詩落花云馬嵬路險失妃子金谷
樓高墮綠珠皆清婉可愛然古今詠落花無出二宋兄弟兩
聯追琢精妙逢吉語稍率矣

後村詩話後集卷一

後村詩話後集卷二

宋劉克莊

杜八哀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語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

子美與房瑄善其去諫省也坐救瑄後爲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瑄雖敗猶爲

名相至敘陳濤潼關之敗直筆不想所以爲詩史也何相反之有

杜公爲詩家宗祖然於前輩如陳拾遺李北海極其尊敬於朋友如鄭虔李白高適岑參尤所推讓白固對壘者於虔則云德尊一代名垂萬古於適則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云獨步詩名在於參則云謝眺每篇堪諷詠未嘗有競名之意晚見春陵行則云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至有秋月華星之褒其接引後輩又如此名重而能謙才高而服善今古一人而已世傳嚴武欲害子美杜集載武贈杜七言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則武果有無狀之意矣不但以爾衡待杜亦以黃祖自處彘暴如此其母氏所以有官婢之憂也

杜嘲太白句似陰鏗然杜云船如天上坐不犯沈佺期乎薄云巖際宿不犯何遜乎恐太白有辭矣

前人謂杜詩冠古今而無韻者不可讀又謂太白律詩殊少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余觀杜集無韻者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澀容有誤字脫簡如三大禮賦沈著痛快非鉤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體如鳳皇臺五言如憶賀監哭紀叟之作皆高妙未嘗細考而輕爲議論學者之通患韓退之嘗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此論最親切李杜是甚氣魄豈但工於有韻者及古體乎韓公字東野名籍滉而籍哭韓詩乃有後學號韓張之句陸象山白鹿講意呼

晦翁爲先生後辨太極書則兄之輩行有先後仕進有久近豈可以存沒顯晦而改變甫白真一輩行而杜公云李杜齊名真忝竊其忠厚如此

盧藏用序陳拾遺集稱其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至於感遇之篇則感激頓挫顯微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韓柳未出之前能爲此論亦可謂之知言矣其論歷代文弊皆不錯惟謂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出於是風雅之道埽地則大不然按上官儀詩律未脫徐庾然孤忠大節遂與褚河南相輝映於史臧用不終隱尙可恕晚附太平公主時人指終南捷徑目臧用爲隨駕處士與蕭至忠輩同傳其詆上官儀將以媚公主

耳豈篤論乎

陳拾遺李翰林一流人陳之言曰漢魏風骨晉宋傳僕嘗
暇時觀齊梁閒詩彩麗雖繁而興寄都絕每以詠歎李之言
曰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
而誰陳感遇三十八首李古風六十六首真可以埽齊梁之
弊而追還黃初建安矣昔南塘力勉余息近體而續陳李之
作余泊世故忽忽不經意而老至矣聊記其言以諗同志
李陽冰序太白集云古今文集過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
合語極駁壯不但工篆也

陶韋異世而同一機韋集有篇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
物理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

檐下一王豈在多題曰效陶彭澤此真陶語何必效也若近時趙蹈中極力摹擬艱苦甚矣

唐詩人出牧者多誇說軍府之雄邑產之麗士女之盛惟元道州賊退示官吏云追呼且不忍況乃鞭撲之韋蘇州寄人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媿俸錢皆有憂民之念

悼亡之作前有潘騎省後有韋蘇州又有李雁湖不可以復加矣

高適岑參開元天寶以後大詩人與杜公相頡頏歌行皆流出肺肝無斧鑿痕適賦秋胡云如何咫尺仍有情況復迢迢千里外甚佳其近體亦高簡清拔送甥云宅相余偏重家工人莫輕東平道中云蟬鳴木葉落此夕更秋霖絕句云柳色

驚心事春風厭索居方知一杯酒猶勝百家書其散語如祭
雙廟文云時平位下世亂節高極悲慨有味參送郭又云初
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送顏少府云愛客多酒債罷官無俸
錢漢川山行云江村犬吠船尋人不遇云門前雪滿無人迹
應是先生出未歸郊島輩旬煅月煉者參談笑得之詞語壯
浪意象開闊荆公選唐詩此二家最多

唐人皆宗李杜雖退之崛強亦然任華者不知何人有雜言
二篇寄李杜略云杜拾遺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誦得
數篇黃絹詞借問果是杜二之所爲又云我聞當今李白云
云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華於二公杜舊識李素昧
皆名呼之或呼其行第二又高自稱道云曾讀卻無限書拙

詩一句兩句在人耳然二集皆無與華酬答之詞華他作又不傳獨此二篇見又玄集往往以怪見取昔杜默欲與曼卿永叔並稱三豪米元章自謂寶晉集勝眉山集華亦杜米之流歟

退之從董晉喪去汴甫四日而難作留後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皆死人謂退之幸免耳以史考之長源欲以峻法繩驕兵爲晉所制不克行又云叔度等苛細然則汴卒樂晉寬弛憚長源繩束怨叔度輩刻薄禍有貽矣退之從喪而出蓋見幾而作者余讀復志賦云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凌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患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

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汙濁兮曰吾既勞而後食懲此
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
食而高翔此賦有無窮之意豈非嘗忠告董陸而不見用遂
欲舍之而去乎先見如此其免於禍非幸也然長源忠義死
難與田宏正同故退之汴州行云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
汝母子何以不討賊爲恨不以獨免爲喜也

江陵道中寄三翰林云同官多才情偏善柳與劉或疑言語
洩傳之落冤讎按退之陽山之貶此詩及史皆云因論宮市
似非劉柳漏言之故當時乃有此說市朝風波可畏久之然
退之與劉柳豁然不疑故有一子不宜爾之句庶幾不怨天
不尤人矣

昔與王去非侍郎同官金陵去非言永貞小人鉤致名士退
之非謫陽山未必不爲牽率余曰能爲陽山之行必不入伍
文之黨去非以爲然

韓南山詩設或如者四十有九詞義各不相犯如縑甕繭絲
出無窮柳寄張澧州詩就瑕字內押八十韻未嘗出韻如彎
硬弓臂有餘力盡斯文變態窮天下精博然非詩之極致

子厚古東門行夢得靖安佳人恐皆爲武相元衡作也柳云
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陷七首凶徒側耳潛愜心悍臣
破膽皆杜口猶有嫉惡憫忠之意夢得昨夜畫堂歌舞人之
句似傷乎薄世言柳劉爲御史元衡爲中丞待二人滅裂果
然則柳賢於劉矣

子厚永柳以後詩高者逼陶阮然身老遷謫思含悽愴如吳
夢司馬云恬死百憂盡苟生萬慮滋乃犯孔北海臨終之作
不祥甚矣坡公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惜不令子厚見
之

張洎序項斯詩云元和中張水部爲律格字清意遠爲朱慶
餘一人親受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藩陳標章孝標司空圖
等咸及門焉然慶餘詩只有薔薇一首入選警項斯句多於
慶餘如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如鶴睡松枝定螢歸葛葉
垂如魚舟縣前泊山吏日高衙送隱者云弟子不知年病僧
云不言身後事猶坐病中禪可與任藩司空圖並驅

世稱朱慶餘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卻不

入選豈嫌其自鬻耶放翁云誰言田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比慶餘尤工

佛於雙樹下右脇側卧而化至今僧亡者多云右脇按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然則右脇者以背痛不能仰卧耳若夫非背痛而右脇與不喪姊而尚左有何異

道家以老子爲神仙之祖雖太史公亦曰莫知所終又曰百有六十餘歲又曰二百餘歲然莊云老聃死秦失弔之太史公豈未見莊子耶

耿漳多佳句山行云花落尋無徑雞鳴覺有邨贈僧云月上安禪久苔生出院稀如強飲沽來酒羞看讀了書如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皆可錄

杜牧罪元白詩歌傳播使子女母交口誨淫且曰恨吾無位不得以法繩之余謂此論合是元魯山陽道州輩人口中語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篇青樓薄倖之句街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以燕伐燕元白豈肯心服

李出甫集有代孔明哭先主詩命題崖異宜有新意而兩篇無一字警策學辭能而不至者亦不及劉乂孔融李邕爲姦雄所殺班固陳子昂爲縣令所殺尤可憐也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亦晚唐佳句

張嶠巨山評聖俞以詩鳴本朝歐陽公尤推尊之余讀之數徧不過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敘事雄健不足而雅澹有餘然其澹而無味令人

無一唱三歎之致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眞有大
歷諸公之風又評魯直詩文云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
眞皆非眞知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大抵魯直文不如詩
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魯直自以爲出於詩與楚詞過矣
蓋規撫漢魏以下者也佳處往往與古樂府玉臺新詠中諸
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卿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
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而其文則專學西
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赳赳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
處二評不易之論也

陳簡齋墓誌張巨山筆也稱公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
闋肆高舉橫絕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又云公外王父存誠子

善行草書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
片紙數字得者藏去乃知簡齋筆法本存誠子巨山簡齋表
姪也其夷陵詩云吳蜀相持地江山真險固昔聞焚夷陵今
茲但遺堵山遠欲連天江寬疑浸樹左顧渚宮塗右眺襄陽
路野迥無居人荒村但豺虎依依念鄉井愴愴悲墳墓月淡
江風寒雲深楚山暮佇立小踟躕蒼蒼歸鳥去初夏云孟夏
忽已至雨餘草木荒俯澗有驚泉仰林無遺芳山中歲事晚
是日農始忙布穀鳴遠林田家競農桑故園今何爲黯黯心
獨傷防江云虜去田事始夜來春雨勻向時偶耕者十無三
四人努力勿轉徙赦語如陽春又云大漢與吳越天南天北
頭虜猶涉吾地飲馬長淮流飲馬尙猶可莫使學操舟詞語

高簡意味幽遠此類不可殫舉真南渡巨擘與簡齋五言云
紛紛世上兒啾啾亂鳴蝸惟公妙句法字字陵風騷癯瘦臧
具美和平蓄餘豪顧我吟風苦知公心力勞柳韋儻可作論
詩應定交他人莫不自夸大惟巨山能踐其言

巨山五言絕句如犖确南山路叢筠冒水生寒梅銷落盡猶
有數花明如青林擁蕭寺況乃在山陰出見桃花發方知春
已深七言絕句如十日濃陰飛細雨清川多漲水平沙幽人
閉戶春已半開徧山南山北花如故園墳樹想青蔥寒食風
光淚眼中自痛不如傖父子紙錢猶挂樹頭風如一行疏樹
對柴門又見荒煙上晚村日日牆陰觀日影人生消得幾朝
昏日炙櫻桃已半紅更薰花氣滿襟風路旁謁舍蹲遺獸應

有荒墳在麥中讀太平廣記云夢裏空驚歲月長覺時追憶
始堪傷十年烜赫南柯守竟日歡娛審雨堂有人夢入蟻垤
榜曰審雨堂
皆精麗宛轉有思致又讀楚世家云喪歸荆楚痛遺民修好
行人繼入秦不待金仙來震旦君王已解等冤親其忠憤切
於戊午讜議矣但微婉而成章耳

張文潛詠淮陰侯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巨
山代蕭相答云當日追亡如不及豈於今日故相圖身如累
卵君知否方買民田欲自汙亦前人所未發世好巨山詩者
絕少惟余與湯伯紀耳

徐師川由前省郎以諫大夫召中書舍人程俱致道封還除
目言其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爲人所傳致道坐此去國

詩用此二字莫曉其義或言師川居上饒鄭湛者奉使經從師川嘗與往還歸而密薦然思陵本喜山谷師川其甥又在圍城中著節遂峻擢之御札云可贈諫議大夫如其人尙在以此官召之豈一端所能薦乎或又言致道蔡氏客後知秀州兀朮至棄城而遁何暇議師川按致道集有問候蔡少師啟進由蔡氏固有可議其復職啟嘗自辨云居未嘗備提舉道錄祕書之屬出未嘗從宣撫河北陝西之行又云決知縣薄之才難抗猖狂之虜利兵堅甲旣無吳會之師屯高城深池又異江湖之天險則致道之心有可諒者繳師川之疏盛稱其父子舅甥及其出處大致帖黃及魚須事耳

游默齋序張晉彥詩云近以來學江西詩不善其學往往音節擘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詩吟詠性情之本意切中時人之病

詠明妃者多矣劉屏山云羞貌丹青鬪麗顏爲君一笑靜天山西京自有麒麟閣畫向功臣衛霍閒語意不與前人相犯題李廷珪墨云長春殿古生荆薈猶有前朝遺物在錦囊珍重出元圭雙虬刻作蜿蜒態枯皮剝裂弄幾刃斷袂精堅磨不殺吾聞李氏據江左文采風流高一代當時好玩不獨此器用往往窮奢汰徵工選技填御府不惜千金爲賞賚治兵唐推英衛精治民漢許龔黃最惜哉取士不知術妙手獨得庭珪輩眞主馳驅八極中荒王樂逸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

論尤物競爲人寶愛嗟余視此眞冀土事有至微猶足戒投
文欲往弔江流幽魂未泯應慚悔此詩極精詣然李氏有潘
佑林仁肇而不能用亦未嘗無士

屏山輓李伯紀丞相云引裾堯浸縮斷鞅虜氛消指論水災
守汴京二事語簡而盡六言云鼎食鼎烹謀拙山北山南興
長片夢彭殤壽天一枰楚漢興亡有不可勝言之妙

水心大儒不可以詩人論其賦中塘梅林云幽花表窮臘病
叟行村墟所忻一蕊吐安得百萬株上下三塘閒縈帶十里
餘荒茨各尊貴野徑爭扶疏愁雲忽返旆急霰仍回車蒼然
歲將晚陡覺氣象殊羣帝胥命游眾仙儼相趨龍鸞變化異
笙笛音製殊物有據其會感召驚堪輿妙香徹眞境態色疑

虛無問誰始種此豈自開闢初至今闕勝賞浩劫隨榮枯兒
童俟黃墮捧拾紛筐孟熏蒸雜煙煤縛賣傾江湖胭脂煎羅
帶絳豔生裙襦和羹事則已甘老山中驪以茲媚婦女又可
爲嗟吁夜闌燭燼短月淡意躊躇林逋與何遜賦詠徒區區
後篇云側聞中塘好曾賦勸游篇江陵入杜浦聊復信所傳
化工何作強耿耿不自眠山山高相映鳴鳴曲相穿林光不
可台花氣十村連風迎亂駮駮日送交嬋媛天回徂陰後地
轉升陽前初如別逃秦疏附恥獨賢又疑未與周掩擁欣俱
全惜哉見之晚重尋畏凋年一省三歎息十步九折旋詩家
託梅事槁乾陋肥鮮常於寒角曉愛彼明冰懸疏枝澀冷豔
小窗露孤妍吟悲肉留嗛句喜珠辭淵忽茲遇眾甫欲穀羞

後村詩集卷之二
斷絃無以寄美人千室欣暮煙明朝指行處霧雨空迷田此
二篇兼阮陶之高雅沈謝之麗密章柳之情深一洗古今詩
人寒儉之態矣然四靈中如翁靈舒乃不喜此作人之所見
有不可解如此者

毛竹山頭雲雨昏靖安橋下小谿渾高陂釣水歸田急不管
湍聲入縣門堂上官人似野人村厖相見可相親開門坐對
臨谿樹故是水邊林下身對縣誰家數畝園竹亭茆宇雜花

繁同官不可無兼局通管谿南水竹村楊吏部

方

潭熙辛丑

自武寧丞來攝靖安所作絕句也後三十年余爲縣主簿老
士人猶能誦之趙南塘嘗跋云公暮年所爲詩比是益精清
實簡遠與俗異畛如宿葉盡脫而燁然花著於根使人熟睨

不厭較林艾軒似小過擬後山殆亦其亞

題丞廳云暮年叢薄寄鷓鴣搔首巡檐歲月銷留與後人還
要否一軒松竹冷蕭蕭館中簡張約齋云書生賦分台窮愁
官與休辰不肯休清曉犯寒開省戶誰家見雪似瀛洲爛銀
宮闕雲端見素柰園林月下遊說與南湖張祕閣速來同直
道山頭亦楊吏部詩惜其散落存者無幾北山陳公與吏部
善故抑齋詩有自來

辛稼軒帥湖南有小官山前宣勞旣上叨級前報而辛去賞
格不下其人來訪辛有詩別之曰青衫匹馬萬人呼幕府當
年急急符媿我明珠成惹苴負君赤手縛於菟觀書到老眼
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萬里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廬

此篇悲壯雄邁惜爲長短句所掩上饒所刊辛集有詞無詩
惜無好事者搜訪補足之

余曩扁建陽便齋曰于蔦于北山陳公寄詩云聞昔子元子
愛歌于蔦于遺風今有繼此意古爲徒犢價踰刀劔原飴變
堇荼聞絃知豈弟連袂此歡呼近事先苞篚何人問牧芻聚
星亭澗好容我受塵無別篇云鳴鼓人皆可彈琴今復誰儘
賒王媪酒休賦大蘇詩時余方有詩謗末章所發也

昔宰建谿趙章泉以詩祝游子蒙劉叔通二家孤寡云貧賤
可余置死生無彼拋遺書曾不博斗粟與枝巢絕佳又別寄
五言云王家碧香釀劉尹建安詩王家酒有名故此山章泉
詩皆及之

余初仕江西有老選人繆瑜袖詩來訪其調官一聯云有客去遊丞相閣無人來問孝廉船他作亦多可采俯仰五十年不能悉記矣

朱希真舊有詞云詩萬首詞千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京有路終須去且插梅花住洛陽後召用好事者改云如今縱把梅花插未必王侯著意看放翁自鄆官去國有五言云從今君看取死是出門時晚以史官召數月而歸高九萬有過南園詩云早知花木今無主不把豐碑累放翁种放常秩亦然凡人晚出皆誤右軍至於誓墓僅能自全

或詠杜鵑云自占高枝惜毛羽聲聲卻勸別人歸似有所諷不若亡友趙仲白君家自在劍山外莫浪江南勸路人之句

尤微婉也

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參與雖好士而力不能援謂
客曰執贄而來者吾皆倒屣未嘗敢失一士外議如何客素
滑稽答曰公大用外間盛唱燭影搖紅之詞參與問何故客
舉卒章曰幾回見了見了還休爭如不見賓主相視一笑

天台戴復古字式之能詩嘗自誦其先人詩云惜樹不磨修
月斧愛花須築避風臺精麗不減崑體又云人行躑躅紅邊
路日落秭歸嘯處山亦佳句

建陽卓田字稼翁未第時銘座右云吾家三世業儒而貧小
子勉之以酒解醒後策名改秩而卒

金陵制閫總漕鼎持幕僚眾多歲朝桃符人人各出新意惟

一酒務官獨題云惟酒是務烏知其餘雖用前人語而有意義

延平集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廷堅爲賦念奴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侍從頭繳納君王覓取愛卿歸去余罷袁守歸涂赴郡集席閒借觀醉墨淋漓今不復有此雋人矣

顯仁回鑾客獻檜相壽詩云傳聞是日慈寧殿亦把鑪香祝帝師佻拜平章之歲某朝士獻生日口號云本是神仙服日華而今癯悴爲王家槐龍影轉方朝逝閒卻南園一院花皆爲人傳誦

風雨送人來風雨留人住草草杯盤話別離風雨催人去淚

眼不曾晴眉黛愁還聚明日相思莫上樓樓上多風雨游次
公所作卜算子也余舊傳次公及劉致中遺稿鄭子敬借錄
不還

亡友鄭明府舊和余詩云月似故人能赴約鷺如小友可忘
年高雅似其爲人鄭名爚字君瑞

孫季蕃歲爲一詞自壽其四十九歲詞云壽花戴了山童問
華庚多少待瞞來又怕旁人笑況戒臘潭熙可考大衍之用
恰恰好學易後尙一年小謝履唐衣眉山帽薰風送下蓬島
生巧呂翁昨夜鍾離明早也曾參兩個先生道又也曾偷桃
啖棗百屋堆錢都不要更不要更不要袞衣茸纛但要酒星花星照
鵲突到老

僧家示寂人人有，偈遞相剽襲。無起人意者，壽山洪老云。八
十四年全無巴鼻，湖退海門月生雲際。囊山秀老去，末後一
句雙手分付。更問如何，累此二偈頗勝他。作洪舊住白鹿能
入定者，秀自號孤峰。

後村詩話卷之二